

内部发行

4184/0307

文史资料选编

第 四 期

(总第十四期)

目 录

李家钰牺牲记

——河南陕县秦家坡遭受伏击经过.....田 光 明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梁平县委员会编

一九八四年十月十八日

李家钰牺牲记

——河南陕县秦家坡遭受伏击经过

李家钰，四川省蒲江县人。原属四川军阀邓锡侯部。一九三八年任四七军军长，偕副军长罗泽川率部出川抗日。开赴山西中条山一带作战。初出川时这个部队的武器是低劣的，每连只有李家钰的地方兵工厂遂宁厂制造的轻机枪一挺，其余都是单筒手枪和双膛步枪。到达山西后，为了适应抗战，曾派他的大女婿陈肇基，当时任副旅长去刘伯承元帅处专习游击战术。这样拼凑着坚持到一年，后随抗战形势的需要，蒋介石也为收买杂牌军队给他卖命，继任李家钰为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，直辖三个军七个师，计十四军，军长张云瀚所属八三〇、八五〇、九四〇三个师；十七军，军长高桂滋所属两个师，番号记不清了；四十七军，军长李永珍（仲曦）所属一〇四师，师长杨显铭，一七八师，师长李家英。武器弹药虽略有补充，若以日寇相比，实力悬殊仍然很大，但在第一战区长官卫立煌督领下，坚持到一九四四年，退出山西，集中洛阳附近，受命蒋介石新部署的所谓“洛阳大会战”。不幸第一战区长官史诀为蒋鼎文，战争一接触他就跑了，上无指挥，互无联系，会战一触即溃，全面失败。蒋介石为了发泄，又电命李家钰为“豫西游击总司令”。李衔命由新安回西转移，至陕县秦家坡，遇日寇伏击阵亡。他是八年抗日战争中，川军最高级将领中，唯一阵

亡的一个人。也是为国捐躯。我当时是三六集团军总部参谋处第一旅上尉参谋，是这一战役的亲身经历者。现将其经过追忆于后，惟时间过久，漏误难免，请各万予以教正。

洛 阳会战，三六集团军总司令部，驻河南新安县古村。（洛阳九十里）会战开始，国民党第一战区长官蒋鼎文，率先逃向洛阳西宫，影响会战全面失败，我集团军以孤军之势最后退出新安，向西转移，至陕县张村宿营，发现友军，当由参谋处派出联络参谋与该军联系，始知是先退往附近的三九集团军总司令高树勋的总部。我联络参谋进入该驻地，见到他们已进入战备状态，开向我参谋人员声称：“我们决定住下来，占领阵地，准备抵抗。要求你军协同作战。”联络参谋向李家钰汇报后，李即命令部队向张村占领，就张村一带占领阵地，准备作战。

第二天拂晓，我总部电话再三与三九集团军总部联系，均无回答，感到情况有异，立即派原联络参谋驰赴昨日联络地点察看，始知该部已于昨夜全部转移，李深虑情况严重，决定立即全师向西出发。决定行动顺序是：前队是总司令和参谋各处成员，以总司令直属特务二连为近卫，后继四七军军属特务营一营，后面是四七军属五三三团为护卫。匆促向陕县进发。李家钰身着黄呢制服，脚踏长统马靴，还坐上滑竿，（用竹子做的便轿）。行进途中，很显眼地暴露出长长特

殊目标。李家钰及其副部刚行进至逐级升高的三级高地李家坡第三个高地时，山上的机枪响了，实际已进入日寇的伏击圈。李家钰忙从滑竿下来，指挥身边特务营第二连连长左良俊率部分两路抢占阵地狙击。这时敌人居高临下，对我情况一目了然，集中三八机枪狙击穿黄军装的显著目标，当时李家钰就被击中。而左连长在分兵抢占阵地时，慌乱之下，全连仅有的一挺苏式机枪，枪、弹药在雨里，无法发射，只得步枪勉力支持，加上高地裸露，伤亡特别严重，只有参谋处上校参谋陈叔，后上高地，见战斗激烈，回头跑下，但他的裤脚也被打了一个枪孔；同时也跑下来一个姓陈的排长，这就是上至集团军总司令下至士兵，仅生还的二人。后来听说，姓陈的排长被一七八师副师长李家英以失职罪枪毙了。

正在近距的激战中，四七军特务营赶到高地，姓袁的官长，是个湖南口音，看见敌人多穿便衣，还误认为是河北民兵齐明礼部，先退至此，发生了错误，以至他用杆路棍挑起雨衣，还向敌人喊话，“不要慌了”。话音未落，一排机枪扫射，把他两脚打断，他咬紧牙关滚下高地才向军长报告战情危急。军长李宗阳（件曦）立即设指挥所于高地棱线下，督战指挥。后卫五三三团又增援赶上，进入阵地，稍后一〇四师师长杨显铭也带队前来助战，加上地利，第三高地棱线下一片较宽的死角地带。虽然敌人密集步枪、机枪、小炮向我猛击，

我们仍能固守，进而展开争夺战。不久，一〇四师苟在华晋也激战赶到。李宗昉师长即令苟官组织突击队，强救前队总部人员，经过血战，只抢回总司令李家钰的尸首，满身都是机枪眼，形态面貌可辨。至于随同总司令部的中将参谋长张中立，少将参谋处处长肖某，上校副官长周鼎铭等均牺牲，被俘、失踪达数百名，生还的只有上述的两个。这一战役，从晨开始直坚持到薄暮，始告停止。

我部因李家钰阵亡，停火后立即作通宵转移。又是军长李宗昉在前，李家钰尸体用麻袋装着跟后，我跟在师长后面，还听到杨师长对李家钰尸体叨念：“钰公呵！你要保护你的队伍。”我当时想，他都被打死了，自身难保，还能保护队伍吗？觉得杨太迷信了。

在转移途中，路边伤员呻吟哀求：“我们是被总司令负伤的，你们不能把我们丢了哟！”但是军师团管长们，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，根本不顾伤员死活，沿途死尸狼藉、伤员嚎呼，惨不忍睹！经过一昼夜行军，第二天在无线电上才与十四军联系上，当晚至卢氏县西村里，才比较安心的住宿下来。

这次战役，我为什么能幸免呢？因我战前负伤，出发时用驮马驮着，命随总部后队跟进，李家钰率队到达蔡家坡第三高地时，我正在第三高地棱线下，是在口袋的外缘上，还未进入口袋，战斗发生，就停留在那里，李宗昉的军指挥所也设在那里，从战争开始到结束，我

都未离开那里，可说是亲身经历。必须一提的是：这次战役，日寇多数化装为民兵，曾谣传“李家钰是老百姓打死的”。为了澄清事实，追忆于此，以供参考。

田光明